



古寨往事

文 / 图 陈素贞



村民穿过寨门



一

王岭村位于蟒川镇西南，滕口水库东岸。从村小庙前的石碑记录“本村曾居住过十二代王姓”得知，村中最早应是王姓居住，“王岭”也因此而得名。

村子东北方向，有一座圆形古寨。据村中88岁的老支书樊长兴老人回忆，寨子建于1911年。当年寨子建成后，曾将建寨经过刻在了一块用大青石做成的记事碑上，立在寨子南门里。可惜，这块青石碑在大炼钢铁的时候，被砸碎拉去用作炼钢铁的辅料了。

寨子原本有东、南两个寨门。东面的寨门损毁较早，如今也只能从寨门里面那一片石墙瓦房中寻找当年的影子了。南面的



二

虽然历史久远，但是一说到古寨的修建，围观的村民们纷纷打开话匣，向我说起了有关古寨的故事。

由于当时土匪猖獗，从河沟村往东去，几乎全是土匪的天下。他们一到村子，见房子烧房子，见牛牵牛，见啥拿啥，如果有人敢反抗，立马就地杀死，很多家庭为此失去财产不说，还白白搭上了性命。

把老百姓祸害的没有了办法，于是临近几个村子聚众商议，决定统一修建古寨，以保身家安宁。寨子最初选址是在乔岭，商议时王岭樊戴娃提出了自己的看法：“寨子如果建在乔岭，因村子地处平原，就只能用土夯筑，土墙不结实，恐怕起不到防御的作用。不如建在王岭，王岭邻近山脚，到处都是石头，用俯首皆是的石头来修建寨墙，就会坚固的多。”

大家觉得有道理，就将建造寨子的地点改在了王岭，而修建寨子的事也就交给了樊戴娃主管。

樊戴娃是一个有勇有谋、敢说敢干的人物。因其德高望重，当地人称呼其为“老举子”，后世小辈们都尊称他为“举子爷”。

有一次，东乡的土匪带着很多人进村抢掠，土匪人多势众，将当时西大社的联防队员打散，最后将联保主任王振江包围到王岭东头学校附近，准备活捉。在这关键的时候，平时就善于使枪的樊戴娃拎起鸟枪，从村东头猫着腰，顺着庄稼地溜到学校附近的土坡旁，瞄准土匪头子开了一枪，把土匪头子的嘴巴打了一个洞，土匪们这才慌慌张张地撤走了。

后来县政府被围困，急调西大社前去保护，王振江带着樊戴娃前往。走到半路，天空中飞来一只老鹰，樊戴娃连看也没有看，抬手一枪，老鹰应声落地。从此，樊戴娃名声大震，在周边乡村颇有威名。

建寨的具体时间，应该是在1911年临近秋收时节。当时，邻近村子的人全部都被召集过来参加劳动。大家有车出车，有人出人。青壮年劳力们从山上往村里拉石头垒寨墙，力气小些的妇孺们，就端着篮子在附近捡拾小一些的石头往寨墙缝隙里面填补。

寨墙一点点增高，庄稼也一天天接近成熟，有些人便不愿出工，一心想回家收秋。乔岭大户樊振书地里的绿豆也成熟了，看着即将到手的庄稼要烂在地里，樊振书不忍心，就私自将两具牛车都拉回去收秋了。其他人见此，纷纷议论，再无心修寨

寨门保存较好，青砖砌成的拱形门洞边缘整齐，与整个寨墙浑然一体。

门洞上方，寨墙高耸，长方形石砌的顶棚已经坍塌，只留下两面的石墙，依稀可以看出当年的模样。一根横梁坚守在寨门上，默默注视着人们，似乎在诉说着曾经的沧桑。

寨门里面两侧，分别有两块钻有圆形孔洞的石块。这是当年关闭寨门后，为防止土匪强行攻入，而用一根粗大的柱子横亘其中，以起到坚固防御的作用。

寨门用厚实的木板做成，门上凿有枪孔，枪孔是按照火枪和枪栓的位置凿的。平时可以做瞭望用，战时火枪从洞口伸出，枪身和枪栓刚好与门洞严丝合缝。后来寨门逐渐腐朽，最后剩下下来的一块，被细心的村民樊正杰带回家中保存了起来。仔细查看这块门板，依旧可以看出上面的弹痕累累。

寨墙环绕着整个村寨，宽约两米，分为外墙和内墙两部分。外墙高耸，上面筑有可供瞭望和射击的垛口。内墙和外墙本为一体，只不过比外墙矮了一些。墙面平整宽阔，可供值夜的人四处巡逻行走所用。站在内墙上，人的视线正好可以透过垛口看到外面的情况。垛口低矮处，可以架设火枪向外面射击，高处可遮挡人的身体免遭火药袭击。

时至今日，寨子西面和南面的寨墙基本保存完好，只是东面的寨墙已经坍塌过半，北面的寨墙也有部分损毁。然从遗留下来的寨墙根基宽度上可以看出，当年建造的寨墙该有多么的坚固。

“寨子是由村里的大户樊戴娃带领周围村民，只用了45天的时间就建成的。”这一点得到了村民们的一致肯定。能在四十多天之内建成一座寨子，且全部用石块砌成，在没有现代化建筑设备的过去，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。



村民走过寨墙

了。消息传到樊戴娃耳朵，他二话不说，眼一瞪，提起一根鸟枪就来到了樊振书地里。

此时的樊振书已经将两车绿豆装好，看到樊戴娃背着枪过来，知道事情不妙，忙说：“我把绿豆卸到场院就回去修寨墙。”只见此时的樊戴娃黑着脸说：“大家都在寨子上忙碌，怎么就只你一个人回来收秋？你的庄稼烂在地里可惜，那大家的命都被土匪糟蹋的快要保不住了，你可惜不可惜？今天你若再往前走一步，这里就是你的葬身之地。”樊振书见状，没敢多言，急将两车绿豆掀翻在地，拉起车就回到了寨子工地上。其他人听说后，都说：“连人家这样的大户都顶不住，我们什么也别想了，搁住劲修寨吧。”

于是，在大家齐心协力下，偌大一个寨子，竟然在四十多天就建好了。

在短时间内将寨子修好，与当时大家深受土匪之患和性命攸关之时的齐心协力、同仇敌愾是分不开的。另外，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樊戴娃当时的两个果断决策。

一个是上文讲到的几个村子全力以赴，人多力量大，遇到不听话的就杀一儆百；第二是就地取材。土生土长的樊戴娃非常了解王岭周边的情形，在开始修建寨子的动员会上，就讲出了自己的想法：除了平原地带的石头田埂不允许挪动外，周边两座山岭上所有用石头垒就的田埂石堰全部扒掉，将石块拉回来修寨子，等寨子修好，保住性命后，再利用农闲时间上山采石修补石堰。这一措施，确实为修建寨子节约了大量时间。



王岭村航拍



三

寨子建好后，附近几个村子受益不小。当时寨子里面全是密密麻麻的房子，只要土匪一来，乡亲们便把被子一背，拉起牲口粮食就跑到了寨子里面，就连城里的大户人家井二坤等，也将金银细软拉到寨子里躲藏起来。寨门关闭后，任凭谁再喊叫也不开门，如果遇到散兵游勇，宁可从垛口递吃递喝，也绝不开门。在冷兵器时代，村民有这石头寨子的保护，可谓安全多了。

有一年，日本鬼子的飞机飞了过来。由于寨子里外种植着很多树木，将寨子上空遮挡起来，看起来和普通村舍没有区别。所以，飞机在头顶上盘旋半天，最终还是飞走了。那时候，滕店和郭沟也建有寨子，几个寨子相互联系、相互照应，如果有村民需要夜晚赶路，这个寨子的人就会派人护送到另外一个寨子，保证了一方村民的安全。然而，土匪总是不死心，想方设法地前来骚扰。

有一次，土匪又来攻寨，平时寨子总有村民自

发组织的护院维护寨子安全。可那天村中只有樊戴娃和一个护兵在。樊戴娃急中生智，和护兵如此这般交代一番。然后，两个人分别在寨内四周跑动，这里打一枪，那里打一枪，这个喊“南大山的来了吗？”那边应道“来了！”这边再喊：“北大山的来了吗？”只听那边就应道“来了！”外边的土匪听到有这么多人里面候着，吓得一刻也不敢停留，带着人溜之大吉了。

还有一次，土匪想趁着晚上来攻寨。夜色朦胧中，土匪将梯子搭在寨墙上，一个接一个地往上攀爬。樊戴娃组织身强力大的村民，手持粗大的长木棍，以寨墙作为支点，将梯子用力一撬，梯子连同上面的土匪啦啦啦啦声倒地，土匪不知对方用的是何武器，再加上搞不清楚寨子里面状况，不敢贸然进攻，只得悻悻而归。

经过数次战斗，土匪逐渐对进攻这个寨子失去了信心，寨子受到的骚扰就少多了。



四

王岭寨子的建成，不但当地百姓受益，连当时的县政府也因日本鬼子的到来，而被迫转移到蟒川王岭、郝沟一带活动，几个古寨自然也成了他们的落脚点。

南寨门口那棵大椿树下，便是当时的县长毛汝采经常发动群众开会的地方。

那时的毛汝采，年轻潇洒，留着一个大背头，常常在开会之前，指着自已说：我就是毛汝采，是这里的一县之长，你们有困难就来找我毛汝采。

说到毛汝采，汝州老辈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，一提起他大家都是赞不绝口，称他为“毛青天”。

因为毛汝采自从1937年从登封调到临汝县（汝州市原名临汝县）当县长，在任期间他不畏权势，锄强扶弱，真心实意地造福一方百姓，给百姓创造了一个相对安居乐业的生活环境。至今临汝民间还流传他率队打跑杨楼土匪宋大母、单身闯入匪穴、智擒匪首连天生等传奇故事。

有一年，正值寒冬腊月，西风凛冽，雪花纷飞。毛汝采和几个随从从王岭往郝沟方向走，路过一个山岗时，听到附近传来婴儿微弱的哭声，急忙分开积雪覆盖着的茅草查看，发现躺在襁褓中的是一个刚出生的女婴。毛汝采急忙将女婴抱入怀中温暖着，然后让随从分头去查找，看是谁家丢弃的孩子。

几经打探，他们最后找到了河坡村女婴的家中。女婴父母含泪告诉毛县长，他们已经有几个孩子了，经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，迫不得已才将刚出生的女儿丢弃在荒野的。毛汝采语重心长地说：“孩子是一条生命，怎么



美丽的古村

能随便丢弃呢？如今我既然遇到了此事，就一定不会坐视不管。有难题我可以帮你们解决，但是放弃生命的事情绝对不能发生。”在毛汝采的劝导下，女婴父母含泪接过了孩子，并表示再也不会放弃孩子了，毛汝采这才离开。

每每看到这个孩子，女婴家人都感慨万千：“如果没有县长大人的救助，恐怕这个小小的生命早就没有了。”为了感念毛汝采的救命之恩，女婴父母就给孩子取名为“毛妮”。

这段“县长救婴”的故事，在当时被传为佳话。如今，已经74岁、住在寨子门口的张毛妮，一提起此事就眼泪汪汪，感激地说：“如果没有毛县长当年的恩德，哪有现在我们五世同堂的一大家人啊。”

看来，口碑胜于丰碑。不管是谁哪个时代的官员，只要廉洁爱民，老百姓都是不会忘记的。



他经风霜的寨墙



五

岁月更替，转眼100多年过去了。对于古寨的变迁，担任村支书20多年的常会顺了如指掌，他介绍说：“上

世纪90年代，寨子里还居住着二三百口人，后来随着人口逐渐增多，寨子狭小的空间已经不能容纳越来越多的人口，再加上当时有打宅基地的政策，村民开始陆续搬出古寨，在古寨四周新建房舍，定居下来。截至目前，古寨里只剩下十几户五六十口人了。”

而今寨里面虽然常住人口不多，但远远望去，依旧是绿意掩映，房舍俨然。只是那条作为当时主要通道、贯穿寨子南北、人来人往的狭长“官胡同”，如今已是芳草萋萋，一派萧条了。

寨子中间曾经作为议事大厅、五间连着的大院——老家院，如今也是破败不堪了。曾经帮助多少人在此躲避土匪侵扰的房舍，在历史的长河中，也免不了最终的衰败。

所幸，还有那一道高耸着的寨墙，依旧耸立在广袤的大地上，仿佛在诉说着那些曾经的过往云烟和经年往事。